

趙樹理選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赵 树 理 选 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陽 門 大 街320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书号 957 字 176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 15/16 插页 3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10001—30000册

定价 (3) 0.76元

目 次

也算經驗(代序).....	1
小二黑結婚.....	4
李有才板話.....	20
孟祥英翻身.....	64
地板.....	79
福貴.....	85
催根差.....	98
刘二和与王繼圣.....	107
小經理.....	141
传家宝.....	147
田寡妇看瓜.....	162
登記.....	164
表明态度.....	192
“鍛煉鍛煉”.....	221
打倒汉奸.....	243

也算經驗

——代序——

近几年来，有些朋友們，要我談談寫作的經驗，可是我一次也沒有談。一個并非專門寫作的人，寫了幾個小冊子，即使有點經驗，也不過是些生活和其他工作中的經歷，作為“寫作經驗”來談，我總覺得不好意思。現在又有幾位朋友要我談，我用上邊的理由回答了他們，他們有人說：“那些‘經歷’也可以談談。大家既然要你談，你要太固執，人家就要誤會你是擺架子。”好！談就談談吧！

先從取得材料談起：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來的，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頭，想不拾也躲不開。因為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貸壓迫之下由中農變為貧農的，我自己又上過幾天學，抗日戰爭開始又作的是地方工作，所以每天盡和我那幾個小冊子中的人物打交道，所參與者也盡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。例如《小二黑結婚》中的二諸葛就是我父親的縮影，興旺、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區的旧渣滓；《李有才板話》中老字和小字輩的人物就是我的鄰里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；我的叔父，正是被《李家庄變遷》中六老爹的“八當十”高利貸逼得破了產的人；同書中閻錫山的四十八師留守處，就是我當日在太原的寓所；同書中“血染龍王廟”之類的場合，染了我好多同事的血，連我自己也差一點染到里边去……

这一切便是我写作材料的来源。材料既然大部分是这样拾来的，自然談不到什么搜集的經驗，要說也算經驗的話，只能說“在羣众中工作和在羣众中生活，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簡易办法”。

再談談决定主题：我在作羣众工作的过程中，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决了的問題，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。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，除了《孟祥英翻身》与《龐如林》两个劳动英雄的报导以外，还没有例外。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，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，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績所迷惑，我便写《李有才板話》；农村习惯上誤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純是剝削，我便写《地板》（指耕地，不是房子里的地板）……假如也算經驗的話，可以說“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，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”。

語言及其他：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學校的人，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說話，又不得不与知識分子說話。有时候从學校回到家乡，向乡間父老兄弟們談起話来，一不留心，也往往帶一点学生腔，可是一帶出那等腔調，立时就要遭到他們的議論，碰慣了釘子就学了点乖，以后即使向他們介紹知識分子的話，也要設法把知識分子的話翻譯成他們的話來說，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。說話如此，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——“然而”听不慣，咱就写成“可是”；“所以”生一点，咱就写成“因此”，不給他們換成順当的字眼兒，他們就不願意看。字眼兒如此，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——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兒，何妨簡短些多說几句；“鸡叫”“狗咬”本来很习惯，何必写成“鸡在叫”“狗在咬”呢？至于故事的結構，我也是尽量照顧羣众的习惯：羣众爱听故事，咱就增强故事性；爱听連貫的，咱就不要因为講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。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讀，总不算賠錢买卖。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，我以为那是

另一問題，不过我在这方面本錢就不多，因此也沒有感覺到有賠了的時候。這些就是我在運用語言和故事結構上所抱的態度，也可以算做經驗。

我所能談的經驗只此而已，至于每個具體東西的寫作過程，都是普普通通不值一談的，因而也就不多談了。

1949年6月10日。

小二黑結婚

一 神仙的忌諱

刘家蛟有两个神仙，邻近各村无人不晓：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諸葛，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。二諸葛原来叫刘修德，当年作过生意，抬脚动手都要論一論阴阳八卦，看一看黃道黑道。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，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着紅布搖搖擺擺装扮天神。

二諸葛忌諱“不宜栽种”，三仙姑忌諱“米烂了”。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：有一年春天大旱，直到阴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。初四那天大家都搶着种地，二諸葛看了看曆书，又屈指算了一下說：“今日不宜栽种。”初五日是端午，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，又不曾种；初六倒是个黃道吉日，可惜地干了，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，却没有出够一半。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，別人家都在地里鋤苗，二諸葛却領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。邻家有个后生，吃飯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諸葛便問道：“老汉！今天宜栽种不宜？”二諸葛翻了他一眼，扭轉头返回去了，大家就嘻嘻哈哈傳为笑談。

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。一天，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問病，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，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。小芹那年才九岁，晌午做撈飯，把米下进鍋里了，听見她娘哼得中听，站

在桌前听了一会，把做饭也忘了。一会，金旺他爹出去小便，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说：“快去捞饭！米烂了！”这句话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，回去就傅开了。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，见了三仙姑就故意问别人“米烂了没有？”

二 三仙姑的来历

三仙姑下神，足足有三十年了。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，刚刚嫁给于福，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。于福是个老实后生，不多说一句话，只会在地里死受。于福的娘早死了，只有个爹，父子两个一上了地，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。村里的年轻人们觉着新媳妇太孤单，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，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，每天嘻嘻哈哈，十分阔伙。于福他爹看见不象个样子，有一天发了脾气，大罵一頓，虽然把外人擋住了，新媳妇却跟他鬧起来。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，头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飯也不吃，躺在炕上，誰也叫不起来，父子两个沒了办法。邻家有个老婆婆替她請了一个神婆子，在她家下了一回神，說是三仙姑跟她上了，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，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，别人也給她燒起香来求財問病，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設起来了。

青年們到三仙姑那里去，要說是去問神，还不如說是去看圣象。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，衣服穿得更新鮮，头发梳得更光滑，首飾擦得更明，官粉擦得更勻，不由青年們不跟着她轉来轉去。

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。当时的青年，如今都已留下鬍子，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羣，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，差不多都沒有那

些閑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。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，虽然已經四十五岁，却偏爱当个老来俏，小鞋上仍要綉花，褲腿上仍要鑲边，頂門上的头发脫光了，用黑手帕盖起来，只可惜官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，看起来好象駢豸蛋上下上了霜。

老相好都不来了，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滿意，三仙姑又团結了一伙孩子們，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，更俏皮。

三仙姑有什么本領能团結这伙青年呢？这秘密在她女兒小芹身上。

三 小芹

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，就有五个沒有成人，只落了一个女兒，名叫小芹。小芹当两三岁时候，就非常伶俐乖巧，三仙姑的老相好們，这个抱过来说是“我的”，那个抱起来說是“我的”，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，知道这不是好話，三仙姑教她說：“誰再这么說，你就說‘是你的姑姑’。”說了几回，果然沒有人再提了。

小芹今年十八了，村里的輕薄人說，比她娘年輕时候好得多。青年小伙子們，有事沒事，总想跟小芹說句話。小芹去洗衣服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；小芹上树采野菜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采。

吃飯时候，邻居們端上碗爰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，前庄上的人来回一里路，也并不覺得远。这已經是三十年来的老規矩，不过小青年們也这样热心，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。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，日子长了，青年們并不真正跟她接近，她才慢慢看出門道来，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。

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：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說說笑

笑，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，近二三年，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。前年夏天，有一天前晌，于福去地，三仙姑去串門，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，金旺来了，嘻皮笑臉向小芹說：“这会可算是个空子吧？”小芹板起臉來說：“金旺哥！咱們以后說話要規矩些！你也是娶媳婦的大汉了！”金旺撇撇嘴說：“呸！装什么假正經？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軟了！有便宜大家討开点，沒事；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！”說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：“不用装模作样了！”不料小芹大声喊道：“金旺！”金旺赶紧放手跑出来。一边还咄念道：“等得住你！”說着就悄悄溜走了。

四 金旺弟兄

提起金旺来，刘家蛟沒有人不恨他，只有他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他对勁。

金旺他爹虽是个庄稼人，却是刘家蛟一只虎，当过几十年老社首，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。金旺长到十七八岁，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，兴旺也学会了帮虎吃食，从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誰，就不用亲自动手，只要下个命令，自有金旺兴旺代办。

抗战初年，汉奸敌探潰兵土匪到处横行，那时金旺他爹已經死了，金旺兴旺弟兄两个，給一支潰兵作了内綫工作，引路綁票，誹价贖人，又做巫婆又做鬼，两头出面装好人。后来八路军来，打垮潰兵土匪，他两人才又回到刘家蛟。

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，經過几个月大混乱，死了許多人，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。別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、各教会、武委会，刘家蛟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，誰也不願意当干部。不久，县里派人来刘家蛟工作，要选举村干部，金旺跟兴旺

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，大家也巴不得有人願干，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，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員，連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，其他各干部，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。只有青抗先队长，老头子充不得。兴旺看見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，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，他爹二諸葛虽然不願，可是惹不起金旺，也沒有敢說什么。

村长是外来的，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，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害了，只要瞞住村长一个人，村里人不論哪个都得由他两个調遣。这几年来，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調換了几个，而他两个却好象鉄桶江山。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，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，都恐怕扳不倒他們，自己吃亏。

五 小二黑

小二黑，是二諸葛的二小子，有一次反“扫蕩”打死过两个敌人，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。說到他的漂亮，那不只在刘家蛟有名，每年正月扮故事，不論去到哪一村，妇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。

小二黑沒有上过学，只是跟着他爹識了几个字。当他六岁时候，他爹就教他識字。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书，也不是常識國語，而是从天干、地支、五行、八卦、六十四卦名等学起，进一步便学些《百中經》、《玉匣記》、《增刪卜易》、《麻衣神相》、《奇門遁甲》、《阴阳宅》等书。小二黑从小就聪明，象那些算属相、卜六壬課、念大小流年或“甲子乙丑海中金”等口訣，不几天就都弄熟了，二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。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，大人們也都爱跟他玩；这个說：“二黑，算一算十岁属什么？”那个說：

“二黑，給我卜一課！”后来二諸葛因为說“不宜栽种”誤了种地，老婆也埋怨，大黑也埋怨，庄上人也都傳为笑談，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許多奚落。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，已經懂得好歹了，可是大人們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，好跟二諸葛开玩笑的，一到了家，常好对着二諸葛問小二黑道：“二黑！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？”和小二黑年紀相仿的孩子們，一跟小二黑生了气，就連声喊道：“不宜栽种不宜栽种……”小二黑因为这事，好几个月見了人躲着走，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，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。

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。那时候他才十六七，原不过在冬天夜长时候，跟着些閑人到三仙姑那里湊熱鬧，后来跟小芹混熟了，好象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。后庄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，二諸葛不願意，不願意的理由有三：第一小二黑是金命，小芹是火命，恐怕火剋金；第二小芹生在十月，是个犯月；第三是三仙姑的声名不好。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，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，因为没有吃的，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个活命。二諸葛說是个便宜，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，掐算了半天說：“千里姻緣使綫牽”，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。

虽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适万合适，小二黑却不認賬。父子倆吵了几天，二諸葛非养不行，小二黑說：“你願意养你就养着，反正我不要！”結果虽把小姑娘留下了，却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么关系。

六 斗爭会

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后，每日怀恨，总想設法报一报

仇。有一次武委会訓練村干部，恰巧小二黑发瘧疾沒有去。訓練完半之后，金旺就向兴旺說：“小二黑是装病，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，可以斗争他一頓。”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，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釘子，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，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，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。金旺老婆現任妇救会主席，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，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。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斗争小芹，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，丢下活計，馬上就去布置，第二天，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，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，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。

小二黑自己沒有錯，当然不承認，嘴硬到底，兴旺就下命令，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。幸而村长脑筋清楚，劝兴旺說：“小二黑发瘧是真的，不是装病，至于跟别人恋爱，不是犯法的事，不能捆人家。”兴旺說：“他已是有了女人的。”村长說：“村里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养媳。人家不承認是对的；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，不到訂婚年龄。十来岁小姑娘，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賬。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别人恋爱，誰也不能干涉。”兴旺沒話說了，小二黑反要問他：“无故捆人犯法不犯？”經村长双方劝解，才算放了完事。

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，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，她一进门就說：“村长！捉贼要脏，捉奸要双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說理了？”兴旺見拉着金旺的老婆，生怕說出这事与自己有关，赶紧溜走。后来村长問了問情由，費了好大一会唇舌，才給她們調解开。

七 三仙姑許亲

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，小二黑也知道这事是合理合法的，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。

三仙姑却着了急。她跟小芹虽是母女，近几年来却不对勁。三仙姑爱的是青年們，青年們爱的是小芹。小二黑这个孩子，在三仙姑看来好象鮮果，可惜多一个小芹，就沒了自己的份兒。她本想早給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門去，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，差不多都不願意跟她結亲。开罢斗争会以后，风言风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結婚，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話，以后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，那是多么可惜的事，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。

“插起招軍旗，就有吃粮人。”有个吳先生是在閭錫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軍官，家里很富，才死了老婆。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见过小芹一面，願意續她，媒人向三仙姑一說，三仙姑当然願意。不几天过了礼帖，就算定了，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。

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，如何肯听她娘的話？过礼那一天，小芹跟她娘鬧起来，把吳先生送来的首飾綢緞扔下一地。媒人走后，小芹跟她娘說：“我不管！誰收了人家的东西誰跟人家去！”

三仙姑愁住了，睡了半天，晚飯以后，說是神上了身，打了两个呵欠就唱起来。她起先責备于福管不了家，后来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，还唱些什么“前世姻緣由天定，不順天意活不成……”于福跪在地下哀求，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不可。小芹听了这話，知道跟这个装神弄鬼的娘說不出什么道理来，干脆

躲了出去，託她娘一個人胡說。

小芹一個人悄悄跑到前庄上，去找小二黑，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，兩個就悄悄拉着手到一個大窯里去商量對付三仙姑的法子。

八 拿雙

小芹把她娘怎樣主婚怎樣裝神，唱些什麼，從頭至尾細細向小二黑說了一遍，小二黑說：“不用理她！我打聽過區上的同志，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，就能到區上登記，別人誰也作不了主……”說到这里，聽見外邊有腳步聲，小二黑伸出頭來一看，黑影里站着四五個人，有一個說：“拿雙拿雙！”他兩人都聽出是金旺的聲音，小二黑起了火，大叫道：“拿？沒有犯了法！”興旺也來了，下命令道：“捉住捉住！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，給你操了好幾天心了！”小二黑說：“你說去哪里咱就去哪里，到邊區政府你也不能把誰怎麼樣！走！”興旺說：“走？便宜了你！把他捆起來！”小二黑掙扎了一會，無奈沒有他們人多，終于被他們七手八腳打了一頓捆起來了。興旺說：“里边還有個女的，也捆起來！捉奸要雙，這是她自己說的！”說着就把小芹也捆起來了。

前庄上的人都還沒有睡，聽見有人吵架，有些人就跑出來看，麻釋火把下看見捆着的兩個人，大家不問就都知道了八九分。二諸葛也出來了，見小二黑被人捆起來，就跪在興旺面前哀求道：“興旺！咱兩家沒有什麼仇！看在我老漢面上，請你們諸位高高手……”興旺說：“這事情，我們管不了，送給上級再說吧！”小二黑說：“爹！你不用管！送到哪里也不犯法！我不怕他！”興旺說：“好小子！要硬你就硬到底！”又逼住三個民兵說：

“帶他們走！”一个民兵問：“帶到村公所？”兴旺說：“還到村公所干什么？上一回不是村長放了的？送給區武委會主任按軍法處理！”說着就把他兩個人擁上走了。

九 二諸葛的神課

鄰居們見是兴旺弟兄們捆人，也沒有人敢給小二黑講情，直等到他們走后，才把二諸葛招呼回家。

二諸葛連連搖頭說：“唉！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：前天早上我上地去，才上到岭上，碰上個騎驢媳婦，穿了一身孝，我就知道壞了。我今年是羅喉星照運，要謹防帶孝的沖了運氣，因此哪裏也不敢去，誰知躲也躲不過？昨天晚上二黑他娘夢見廟里唱戲。今天早上一個老鴉落在東房上叫了十幾聲……唉！反正是時運，躲也躲不過。”他羅哩羅嗦念了一大堆，鄰居們听了有些厭煩，又給他說了一會寬心話，就都散了。

有事人哪裏睡得着？人散了之后，二諸葛家里除了童養媳之外，三個人誰也沒有睡。二諸葛摸了摸臉，取出三個制錢占了一卦，占出之后吓得他面色如土。他說：“了不得呀了不得！丑土的父母動出午火的官鬼，火旺于夏，恐怕有些危險了。唉！人家把他選成青年隊長，我就說過不叫他當，小雜種硬要充人物頭！人家說要按軍法處理，要不當隊長哪裏犯得了軍法？”老婆也拍手跺腳道：“小爹呀！誰知道你耍这么大的事啦？”大黑勸道：“不怕！事已經出了，由他去吧！我想這又不是人命事，也犯不了什麼大罪！既然他們送到區上了，我先到區上打听打听！你們都睡吧！”說着点了個燈籠就走了。

二諸葛打发大黑去后，仍然低頭細細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。